

轶闻掌故

李騄在枰茶(上)

□徐继康



乾隆四十四年(1779)正月里的一天,扬州府兴化县一个收卖旧书的小贩子徐京国,带着从安丰镇收买的十多种旧书,拿到县里的收书分局去卖。礼房书办沈殿三从中挑出了四部:《大义觉迷录》四本、《通纪纂》五本、《博物汇典》六部、《虬峰文集》一部计十四本,一共给了徐京国一两五钱银子。别小瞧了这兴化县收书分局,它可是奉文特设、专门收缴违碍禁书的。前三部就是朝廷明令查禁的,而那部《虬峰文集》,沈殿三从来没有见过,他送给知县多泽厚查阅。谁料知县大人没翻几页,脸瞬间变了色,书中有太多的“狂悖”之语。县衙一下子炸开了锅,一面开展调查、一面快马加鞭向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禀报。

这可是天下第一要紧的大事。督抚哪里敢怠慢,立即亲自检阅。这分明就是一本有剧毒的书,不仅集内“序论俱有触碍”,而且“其编造诗句”更是让人触目惊心,什么“杞人忧转切,翹首待重明”,又如“日有明兮,自东方兮,照八荒兮,民悦康兮,我思孔长兮,夜未央兮”等等,分明是“系怀胜国,望明复兴”。更何况在赠送他人的序文里有“予沦落不偶,避地于此,布袍幅巾行市上”,又有“白头孙子旧遗民,报国文章积等身。瞻拜墓前颜不愧,布袍宽袖浩然巾”的诗句。你明明是本朝人,不遵奉本朝制度,却胆敢巾服终身,这还了得!至于“其他语意悖谬之处甚多”“披阅之下不胜发指”。眼睛被辣得不行,实在无法看下去。作者系何许人?竟敢如此大逆不道!——很快查明,这本《虬峰文集》的作者为李騄,是明代隆庆内阁首辅李春芳的五世孙,不过他已死去近七十年了。虽已服冥诛,但国法岂能容你!来人呐,将这李騄“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”。一声令下,一支杀气腾腾的队伍直奔李騄坟墓而去。

这就是清代文字狱中有名的“《虬峰集》案”,案发时间距离枰茶“一柱楼诗案”结束还不到两个月。其实,这李騄曾经侨寓枰茶多年,与枰茶的联系非同一般。

李騄虽为“状元宰相”之后,李家也是昭阳望族,科甲联翩、名人辈出,但到了他父亲这一辈,已经是穷困潦

倒不堪。为了生计,李騄不得已于康熙十一年(1672)到枰茶坐馆。康熙三十四年(1695),为照顾年及耄耋的父亲,他辞馆回家。屈指数来,从三十九岁到六十二岁,李騄在枰茶差不多有二十四年,但他在多篇诗文中说“授徒枰茶,前后几十八载”“予馆南沙,前后十有八载”。其中的细节,他倒在《郑薇庵诗序》中一笔带过,“予亦去茗沙而归”“再馆茗沙”,具体什么原因没说,无非是前聘到期,赋闲在家,后来枰茶觉得斯人不错,再次送来聘书。枰茶别名南沙,又叫茗海,但李騄总喜欢称之“茗沙”,如此称呼的,好像只有他一个。

李騄来枰茶,是应了繆殿相的邀请。《繆氏族谱》中有一篇序文,是李騄写的,他在文中说:“岁壬子冬,海陵之枰茶场有繆君殿相者,不远数百里驰使至阳山,聘予为其子及其从子师,予重其意,不却,抵场,与繆君修宾主礼。”壬子就是康熙十一年,这与他《己未岁十月发南沙留别从游诸子》中“念予来雉北,七载久于斯”的记载吻合。他在《壬子除夜》《癸丑元夕繆二殿相馈灯》两诗中透露,那年冬天过来后,就留在枰茶过年的。“情重主人频馈酒,愁深客子自吟诗”“漂泊转伤游子意,殷勤深愧主人情”。看得出,繆殿相对他是相当客气。同时来枰茶坐馆的,还有他的同乡好友郑薇庵。

李騄坐馆期间,经常回老家看看,也时常外出访友,赴省应试更是没有耽误。从小才情卓异的他,一直到花甲之年都没有放弃过应试,即使在枰茶期间,也曾多次参加秋闱,但命运之神从来没有青睐过他,到死还是一个岁贡生,成了别人口中“幼有轶才,老而不达”的典型。李騄还时不时到南京、扬州、苏州、真州走一走,会一会诗友、访一访名胜,有一次还去了趟全椒。当然,他回老家的时间更多,看望父母、看望妻子解氏。他还有两个妾,一个姓陈,小他三岁;一个姓蒋,粤西人,五十六岁时纳的——他一直没有子嗣,颇为焦虑,这时不时在他的诗文中有所流露。

李騄是个孝子。在康熙十四年与十五年,他把父亲李潮接到枰茶来,一住就是小一年。康熙二十四年

(1685),兴化老家河堤崩溃,水满衢巷,李騄把母亲徐氏接到枰茶,妻子与陈氏也一起跟来。“相依老母倾新酿”“翻翻贝叶看妻诵,小小桃根任妾歌”,有时陈氏还画下棋局与解氏对弈,这是一段非常静谧的时光,李騄内心是柔软又踏实的。谁曾想,母亲却于第二年的三月二十日病逝于枰茶寓舍,这让李騄悲痛欲绝,一年后才扶柩归乡。枰茶,成了他心中的一座城,住着一段永远回不去的岁月。

李騄在枰茶的生活,两个字可蔽之,一个是“穷”,《寓舍墙为大风雨所摧叹》《迁居感怀》《重九前一日粟尽》这些诗,就是穷字压迫下的喘息,“三间老屋无干土,破衾如铁肤生寒”“茅檐卑隘仅容床,抱膝高吟倚短墙”“小妾啼饥妻号寒,出门入门常唧唧”,每个字都自带寒气。另一个是“孤”,“独抱残经卧海涯”,他诗里出现最多的就是孤客、孤影、孤身。他很少用“寂”字,孤独与寂寞不同,寂寞会发慌,而孤独是饱满的。我们细读他的诗文,发现他在枰茶的坐馆生涯有点孤独,但不寂寞。

他的从游者不少,今天知道姓名的有繆鐔、繆鏊、徐纶翰、沈次简、诸元选、繆恒庵、金符,还有不知名的符生、蔡生、繆生、张生、黄生等等。李騄评讲时文、批改窗稿,一丝不苟,也为他们的诗集文集作个序、写个跋,表扬里有建议,鼓励中有鞭策,遣词造句极是用心。讲经说课之余,他还时常带着他们出门,吹吹水上的清风、望望松间的明月,多识些鸟兽草木之名。学生们对他,那更没得说,每逢春秋佳日,邀请赏花,趁机让老师痛饮一番。李騄是很乐意的,酒后会写许多诗。《诸子携尊邀过西轩看红白芍药》《蔡生招赏牡丹》《蔡生复携酒花下邀饮予解杖头重订明夕之约》……满满的花香酒气。平日谁家里有个瓜呀枣呀什么的,也会想起他。李騄当面不说,暗地里都拿笔记下:《门人鐔馈樱桃》《门人鏊馈玉李》《门人鏊馈沙笋》《病中门人鏊馈瓜》,这样的诗有许多。几百年后,人们翻看他的诗集,还能读出那份感动。学生没有丢他的脸,受业者中,也出了几个人才,比如繆鐔,在乾隆初年担任过署理湖南衡州府的通判。比如徐纶翰,曾经做过知县。

海陵旧话

洋人赞誉如皋近代化(7)

□彭伟 译注

如皋进展众多——清洁城市愈加清爽

1935年5月17日,如皋报道。

如皋有了全新的救火队:共计由4名救火队员组成。他们戴着铜制头盔,驾驶着一辆救火车救火(译者按:《如城镇志》记载,1935年,国民政府如皋公安局在冒家桥南设立消防队,配有“龙洋”,队员多精专业技艺)。同时,他们还使用马车运水。白天,他们在如皋的体育场进行训练。随后,他们又来到繁忙的街道,进行演习。旧时,火灾发生,救火志愿者只能用水桶装水救火。相比之下,这种新救火队,进步很大。

如皋人正期待摆渡,穿过长江,前往苏南。摆渡渡口工程的开幕典礼,即将举行。迄今为止,如皋人只有前往江阴渡口,乘坐小木船过江。事实证明,这种交通工具不能令人满意。不仅因它发生撞击礁石事故,已有人失去生命,而且使用这种小木船不能抵抗强风。遇到大风,小木船就不能安全出行。有时乘客必须在江边旅馆等待整天,甚至放弃回家。如皋渡口,两个全新的大船,正要投入使用,可以不惧任何天气,渡过长江。另一方面,前往新渡口的汽车专线,已经开辟。汽车与新船的组合,将缩短如皋前往上海的时间数小时,这对电报业有所冲击。

如皋的小麦,稳定成长。当下,乡村田间覆盖着正要成熟的麦子。丰收刚刚开始,很少有农民此时前往城里,因为没有什么生意可做。前几天,如皋还很炎热,幸有西北风及雨水的到来,天气才有好转。等到麦子收割好,农民就要种植玉米、豆子、棉花、水稻。棉花、豆子正在代替大米,种植量增加。

清洁原则。如皋是江苏江北最清洁的城市之一。但是我们如皋的居民还不满足,他们仍想改进。公共卫生部门正在精心策划,希望花小钱办实事,保持如皋清洁。每日早晨,清洁工人认真搜集所有的垃圾、废品,全部街道得到清理。垃圾运至城外,等待腐烂,或作为肥料卖给农民。

爱护儿童运动。如皋开展清洁运动,一定程度上,配合了新生活运动。学校的学生上街游行,手里拿着横幅、扫帚、簸箕。学生不是真正地打扫城市,但是他们穿的洁净小袍子代表着清洁,给人深刻的印象。民众看到他们的游行,得不到直接的帮助,但会被影响,在清洁方面做得更好。

最近几年,如皋的学校有一个显著的变化。只有少数几所老学校,像以前一样,教室采光不好,黑乎乎的。如今的学校,都很通风,教室也对着阳光。每座学校里有着宽广的操场。做操成为学校的正规课程。尽管老师的收入不高,但正成为一份荣誉的职业,供人选择。如皋学校很多,除去一所师范学校、两所私立高中、一所公立高中、几所职业学校,还有一所残疾人学校(译者按:《如皋教育志》等书记载,清末民初,沙元炳先生在如皋创立多所学校。1927年,他逝世后,其堂弟沙元桀又创办多所学校,就包括1929年创建的如皋盲哑学校等)。

——译自1935年6月5日《北华捷报》